

暴力 迷宫 镜子

——博尔赫斯小说意象的精神分析

明珠^①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暴力、迷宫及镜子是博尔赫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文学意象,也是跟随他多年的三个噩梦。阅读博尔赫斯传记会发现它们和他的童年生活密切相关。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作家的创作是对无意识及童年受压抑欲望的反应。据此,用精神分析学理论解读博尔赫斯小说,为理解其人其小说打开了一扇门户。

关键词:博尔赫斯;精神分析学;暴力;迷宫;镜子

作为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博尔赫斯创作了大量让人难以捉摸的短篇小说,而这些短篇小说又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博尔赫斯式文学世界。在这个充满焦虑、暴力、镜子及面具的文学迷宫里,博尔赫斯表现了他对自我及现实的关注,也吸引了读者对他的关注。阅读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会发现,这个坚持认为就短篇故事而言,情节是首要问题的作家,不曾创作过别的人物,他写的总是身处各种不同可能状况下的他自己,“在我的小说中,我以为惟一的人物就是我自己。我将自己扮作加乌乔,扮作街头恶棍等等。但是的确,那始终是我自己。我把自己设想在某段时间里或某种境况之中,我不曾创造过人物。”^{[1]200}透过不同小说里身陷各种境况之中的博尔赫斯,我们可以把握到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博尔赫斯。他曾坦言,他的小说都是对梦境的描写,他几乎天天做梦,噩梦赋予他情节,而其中有三个基本的噩梦:暴力、迷宫和镜子。

精神分析学是 20 世纪初由弗洛伊德创立并应用于文学批评领域的一种美学理论,它对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都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理论主张:文学创作是以作家童年受压抑心理内容为动力的,是作家的白日梦。与夜间的梦一样,创作在无意识里实现了对现实中无法满足之欲望的变体满足。据此分析博尔赫斯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大门。

一 暴力

在博尔赫斯小说里,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匕首、决斗、凶杀等充满暴力色彩的词汇,有的小说干脆就直接取名为《死亡》《刀疤》《决斗》胡安·穆拉尼亚这位在阿根廷鼎鼎有名的带刀好汉也是他小说中的常客,博尔赫斯甚至还专门以他为主角创作了一篇小说。为什么温文尔雅、热爱和平宁静的博尔赫斯会让自己的小说充斥着暴力呢?

博尔赫斯的家族有着悠久的从戎历史。父亲家族中的一位祖先曾以自己的名字建立了阿根廷最为古老的天主教城市,而他的祖父也是南美大草原上圣菲警备军的上校。母亲是 1816 年宣布阿根廷独立的拉普利达的后代,母亲的外祖父苏雷亚斯还参加过独立战争。在他们家中保留着祖辈们光辉征战的痕迹:在胡宁和塞佩达为南美自由而战的几支宝剑和代表当年赫赫战绩的军服。博尔赫斯就是在这样一个由祖先从戎的光辉所照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对这一切都充满崇敬及渴望之心,他曾以祖父之死为题材写了小说《另一种死》,家中的纪念品也出现在小说《遭遇》中。然而现实却与博尔赫斯的愿望相反,他没有像祖辈那样穿上军装,而选择写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主要是受祖母及父亲的影响。祖母范妮是英格兰人,属于古代诺森布里亚王朝后裔,受过良好的维多利亚式教育。祖母在家中具有绝对地位,他不仅影响了热衷于回忆先祖的儿媳,还教会孙子使

① 收稿日期:2007-09-21

作者简介:明珠,女(苗族),湖南株洲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06 级硕士研究生。

用在当时被认为是比较高贵的英文进行阅读,使孙子开始了解和掌握优雅文化。这与征战沙场的祖辈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最重要的是,博尔赫斯的父亲也放弃了祖父那样的生活方式,以律师作为自己的职业。同时,父亲也热衷于文学创作,但却是一个失败的作家。“一个男孩与他父亲的关系,是一个‘矛盾的’关系。除了试图把他的父亲作为对手除掉的仇恨以外,对于他的一定程度的温情也是习惯性地存地的。这两种精神状态结合起来,产生了与父亲形象的认同,因为他羡慕父亲,而且希望能够像他一样,男孩就想要处在他父亲的位置上,并且也因为他想把他赶走。”^{[2]348}因此,博尔赫斯觉得自己也应和父亲一样,以便取代他的地位,改变自己父亲长久以来的依赖(他直到40岁仍然依靠父亲的供养而生活)。文学是一个突破口,那是父亲未曾成功的愿望。因而博尔赫斯将父亲对他的教育理解成为对自己的期望。“我还是个孩子时父亲就失明了,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我必须走完父亲因条件所限而未能走完的文学之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父亲期望我成为作家。”^{[3]93}博尔赫斯强烈暗示自己要成为作家,却压抑了自己的从戎愿望。写作与从戎是一个矛盾的两极,但这两者他都不想放弃,最佳的解决方式便是将战斗的生活写入作品。博尔赫斯曾说,他一直都记得那个在离他几步远的距离就有一个人被一枪送归黄泉的地方——维拉。在那里,他真正接触到了暴力的枪弹生活,因而成为难以抹掉的部分常常出现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以实现对从戎欲望的变相满足。博尔赫斯在谈到对自己的小说《南方》的理解时,就透露出了这一心态。他希望读者把小说的后半部分当成主人公在医生手术下死去时所做的梦,因为实际上那个人幻想着一种壮烈的死。他愿手持匕首,死在寒光闪闪的刀锋上,而他实际上是死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所以那一切都是他做的梦。博尔赫斯感觉这才是对他小说的真正的解读。按照博尔赫斯自己所说,小说中人物都是他自己的,那么他已在潜意识里将自己的从戎愿望暴露给读者。

二 迷宫

迷宫是博尔赫斯的第二大噩梦,也是他小说中的又一主题。在梦中,迷宫常常是博尔赫斯所熟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某个街区或是某个巨大的空房间,四周无人,他走来走去,却找不到出口,重又回到原点。最终,他只能放弃寻找出口。这些

迷宫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有两种,一种是真实迷宫,如《阿斯特里昂的家》《两个国王和两个迷宫》等;一种是非真实迷宫,如《通天塔图书馆》《神的文字》等。这些迷宫都非单独存在,而与书和兽紧密联系在一起。《通天塔图书馆》中,充斥着各类书籍的图书馆就是一个大迷宫,人们无法找到自己的要找的那本书,无法弄清图书馆的结构,更无法找到出口。《神的文字》里,迷宫般的监狱中关着一只可以使神父读懂天书的虎。与此类似,在《阿斯特里昂的家》中,真正的迷宫里也关着一只兽,即等待解救的人身牛头怪。然而忒修斯的解救却是牛头怪没有想到的终极解脱方式:他的被杀。

梦中的迷宫——那些熟悉的街道和房屋,与小说中的非现实迷宫——图书馆,都指向同一个地点:博尔赫斯十分熟悉的父亲狭小的书房。博尔赫斯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对于童年的他来说,父亲的书房就像一个图书馆。通过阅读和祖母讲述的故事,他认识到了老虎这种动物。老虎的勇猛是他向往的,他希望自己成为老虎。但他见得更多的是动物园笼子里受困的老虎,这让他联想到自己,本来是战斗英雄的后代,却无法重现英雄的辉煌,围困在书的迷宫中。博尔赫斯只能换另一种方式,以书写来重现辉煌,寻求突破。由于对这一老虎形象的崇拜,导致博尔赫斯在创作中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神秘的不可知力量。《神的文字》中,神父就是通过虎皮上不停游动的花纹所构成的天书,洞察出世人难以理解的宇宙意图,同神、同宇宙相结合。《蓝虎》中,蓝虎则幻化成可以不停复制新生的蓝色圆石,噩梦般跟随着拥有者,永不消失。这两种虎都与我们平常所熟识的虎有所不同,被赋予了不可解之迷。这种对虎的塑造并没有停止博尔赫斯对英勇的继续追寻。人身牛头怪是深陷迷宫的又一兽类,这是博尔赫斯对希腊神话故事的改编。这一迷宫的存在既是为了囚禁也是为了保护勇猛的人身牛头怪,走进与走出迷宫一样困难。阿斯特里昂在迷宫中虽也能自得其乐,但仍渴望救赎者带他摆脱孤独,谁知却等到了生命的消亡。这是博尔赫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由于时代与自身的限制,他永远也不可能再现祖辈的生活。这篇小说写于博尔赫斯开始逐渐失明之后,在同一时期,他还患有多年的失眠症。对自己眼睛的焦虑,以及失眠症,使他陷入与人身牛头怪一样的孤独困境。

双重困境让他落入新的迷宫——真实生活已逐渐模糊,而书本的世界也无法再深入接触,他迫切渴望获得帮助和保护。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秘密的奇迹》及《结局》等一系列小说也写于这一时期,是当时博尔赫斯焦虑心理的真实反映,他曾多次坦言《博闻强记的富内斯》是对失眠症的隐喻,因为那时他常常失眠,于是他想到,一个人会因为不胜记忆而发疯。富内斯、雷卡巴伦及赫拉迪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被现实所围困,类似身陷迷宫,无法走出困境。富内斯与雷卡巴伦每天躺在床上,被迫观看周围发生的一切,并被迫不断进行回忆;而赫拉迪克则被困在监狱,一次又一次重复构思着自己还没有写完的剧本,他的时间已经不多,只有十天就会被送上刑场了,但是剧本的创作至少还需要一年时间。这些情况与博尔赫斯的状况十分相似。失眠使得博尔赫斯的夜晚,像福内斯一样,在对过去所做、所见或所阅读的一切进行无意义的机械式复述中度过。他就像一只循环游荡于迷宫中的困兽,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忍受孤独的长期折磨。伴随而至的失明也一样让博尔赫斯感到痛苦。他还有许多书要读,还有许多小说要创作,但命运却剥夺了他的这个权力。《秘密的奇迹》中赫拉迪克向上帝祈祷在死前多借一年时间完成剧本,这不仅是他,也是博尔赫斯的希望,是博尔赫斯自身不可满足之欲望的变形。但是博尔赫斯也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尽管赫拉迪克似乎真的多拥有了一年的时间,但那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一声枪响把我们拉回了现实,赫拉迪克还是于预定的时间被处死——博尔赫斯无法改变自己失明的到来,与时间赛跑,只能更残忍地加速失明。

童年处在父亲书房中读书以及自己所崇拜的老虎困在笼中的记忆,在博尔赫斯脑中挥之不去,而现实希望的破灭以及自身所遭受的精神困境也刺激着他。这些融合起来,就成了博尔赫斯对自己生存迷宫的不断探究。

三 镜子与面具

博尔赫斯的第三个噩梦——镜子,亦是其作品中的常客。它来源于博尔赫斯对童年的恐怖记忆,“在我儿时,家里放着些讨厌的东西。有三面大镜子竖在我的房间里。还有那些光滑可鉴的红木家具,就像圣保罗圣书中描写的晦暗的镜子。我害怕它们,但我是个孩子,什么也不敢说。所以每天夜里,我都要面对面三四个我自己的影

像。”^{[1]205-206}镜子这一意象除了在《镜子与面具》中表现为邪恶的力量外,其他几处却与性联系在一起。在《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中,博尔赫斯将主人公的宇宙观概括为“我们居住的地球是一个错误,一种不够格的模仿。镜子和父道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地球上生生不息。”^{[4]48}相同的话语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又出现了两次,一次出自博尔赫斯的朋友比奥伊之口,他想起乌克巴创始人之一说过镜子和男女交媾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另一次是百科书上所写,镜子和父亲的身分是可憎的因为它使宇宙倍增和扩散。在这几处,令人生厌的东西由镜子扩展到了交媾,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属性,都使人口增多。同时,我们却可以反过来说,由于对交媾的害怕,而联想到对具有相同特性的镜子的害怕。博尔赫斯不愿大胆直露地表达,只有采用隐蔽的手法象征暗示。《凤凰教派》里就出现了相同的暗示。博尔赫斯是这样谈论确保凤凰教派的崇拜者得以永生的秘密的,“秘密是世代相传的,举行仪式时要避人耳目。信徒们从不谈论,他们不愿承认他们的父辈竟会干这种无聊的事,有人甚至毫不犹豫地声称那秘密已成为本能。”^{[4]184}这些暗示清楚地表达了博尔赫斯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这一秘密,博尔赫斯只对罗纳德一人作过明确表示,那就是惠特曼所谓的神圣的丈夫由做父亲而领悟的行为。他第一次听说它时还是个孩子。他大为震惊,不敢想象自己的母亲父亲做过此事。对两性关系的认识与对镜子的恐惧都来自博尔赫斯的孩提时代,它们作为一种记忆被保存下来。但是童年期的记忆“不是被固定在被经验的时刻,在以后被重复,而只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当童年期已过去才被引发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被改变被伪造,服务于以后的趋势。”^{[2]128}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镜子的厌恶和恐惧是博尔赫斯由对两性关系的认识而附加上去的。由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镜子与两性关系的相似性,导致成年以后,这一附加过程逐渐与童年记忆混合,并将童年记忆改造成符合自己愿望的形态,隐晦地透露出博尔赫斯对性的压抑及渴望。博尔赫斯一生结婚两次,一次是年近70岁时,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另一次是他去世前不久,而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做过父亲。镜子的噩梦变得不再难以理解。“如果我们梦的意思仍保持晦暗不清,那是因为在夜间我们也产生一些令我们

感到羞愧的愿望。我们必须隐瞒自己,于是它们便被压抑,被推入到无意识之中。这种受压抑的愿望和它们的派生物只允许以一种极端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2] 104}小说创作便是博尔赫斯童年记忆和梦的派生物,它以隐晦变形的方式将博尔赫斯的无意识表现出来。

另一个与镜子相联系的意象是面具。戴面具的人时常同镜子一起出现在博尔赫斯的梦中及小说里。在小说《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中,梅尔夫用金面具掩盖其患有麻风病的事实;在《镜子与面具》中,面具又成了国王试图掩盖邪恶的工具;而《死亡与指南针》中的非实体面具更是将侦探诱入了死亡的陷阱。面具和镜子一样,让他看到了两面的人,真实的一面被掩盖却呈现给人矫饰过的一面。在这同时,他又不断强调对“博尔赫斯”及自我本身的区别。“博尔赫斯”是通过小说而日渐成名的作家,而他自己则始终保持着自我本色。1980年3月,在印第安纳大学诗歌朗诵会上,他曾说,“博尔赫斯”所有的观点都是卑鄙的。“博尔赫斯”代表着他所嫌恶的一切虚假的东西。“博尔赫斯”意味着声誉,意味着被拍照,被采访,意味着政治、观点。“博尔赫斯”还意味着失败与成功这两个无足轻重和骗人的东西。而他则意味着非公开的个人,意味着真实。真实的东西是感受、梦、写作——至于出版,那是“博尔赫斯”的事。他如此鲜明地将“博尔赫斯”与博尔赫斯分开,以致写出了《博尔赫斯与我》《另一个人》《1983年8月25日》等一系列这样的作品。博尔赫斯越有意要将此二者分开,就越表示他们都是他自己的“双重角色”。“双重角色不仅包含对自己批评格格不入的东西,还包罗了所有那些已被恶劣的外部条件摧毁的自我追求。”^{[2] 283}面对日愈响亮的名声,生性腼腆、矜持的博尔赫斯还不能适

应,他觉得这些破坏了自己美好的文学,他厌恶“博尔赫斯”但又不得不戴上这一“面具”。这种“双重角色”的感觉唤起了他童年透过花园栅栏看到面具时那种令人惧怕、令人生厌的感觉。童年的回忆与现实感受相结合,并服务于现实,使他创作出了新的情境——作品中那些“面具”的存在。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分析博尔赫斯的小说创作,由创作来理解其小说中所蕴含的内容,可以避免使读者陷入博尔赫斯小说的神秘世界中不能自拔,对作家本人的心理及其梦境作出更好的理解。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发现,博尔赫斯的创作本身也就暗合了一种精神分析学的方法。由于现实的困境而产生的梦境——写作、迷宫及镜子引起了他对童年受压抑欲望的回想,两者的结合使博尔赫斯产生了新的联想,被无意识地写入自己的作品中被记录下来。精神分析与博尔赫斯的梦及小说相结合的阐释,对于研究博尔赫斯小说的神秘意象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美]巴恩斯通.博尔赫斯八十忆旧[M].西川,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 [2]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M].常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 [3] [美]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博尔赫斯传[M].陈舒,李点,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4
- [4]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M].王永年,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黄声波)